



傳將名斯羅伊



行印店書此東

錄

蘇渥洛夫
庫圖左夫

奧西波夫（一）
聶契金娜（二一）

奧西波夫（一）
聶契金娜（二）

蘇渥洛夫

奧西波夫作

亞歷山大·瓦西里也維奇·蘇渥洛夫於一七三〇年生於莫斯科。他的童年是在諸夫哥羅得省康昌斯克村度過的。他的父親是一個家產不豐的貴族，以光明磊落見稱。女皇葉加特林娜第二常說，這是她帝國中最純正的人物。蘇渥洛夫一家人生活簡樸，有俄羅斯古代家族式的風味，常與農民們往來，關係甚密。

蘇渥洛夫還在幼年時候就很醉心軍事。父親起初對此表示不滿，不願兒子從軍，理由是說兒子身體瘦弱。孩子雖多方請求，可是沒有什麼結果。於是他就想出了一種鍛鍊身體的辦法，用一種非兒童所能具有的堅忍頑強精神進行不倦：每天用冷水沐浴，無論天氣怎樣，都打開窗戶睡覺，不肯穿溫暖襯衣，冒着傾盆的大雨跨馬奔馳。結果，亞歷山大是如願以償了。一七四二年，父親把他報名加入了謝米諾夫近衛團。

年輕的蘇渥洛夫按當時的習俗，在家裏研究了好幾年軍事。他很愛看書，求知心切，在這時期內，他讀了他父親所豐藏的許多軍事著作。

一七四八年，蘇渥洛夫就以十長資格開始正式在軍中服務了。



夫洛沃蘇

當時俄國軍隊是萎靡不振。軍官們往往全然不懂軍事。誰也不真正知道軍役任務，對兵士們也不施行射擊和戰術教練，而只注重於外表上的修飾。

謝米諾夫團中的軍官，絕大多數都出身於富豪貴族，過着一種安閒遊蕩的生活，時常參加宮廷中的歌舞晚會，而把練兵事務給那些司務長們去作。蘇涅洛夫不是顯貴出身，家產不豐，相貌也很平常。那些和他在近衛團中一塊服務的同伴，以為他會設法彌補這些缺點，好來加入他們這個遊蕩伙伴的。可是蘇涅洛夫絲毫也不願意這樣去作，却埋頭攻習軍事功課，而在餘暇時間則和兵士們來往，同他們長時交談，考察他們的需要所在。蘇涅洛夫從兒童時代起就已經習慣於和下層民衆來往，所以絲毫也沒有那種富貴公子的高傲習氣。他與所謂『下級人員』——兵士——總能相互諒解，尊重這些備受拘束的俄羅斯兵士們底人格，知道他們都是些愛國軍人，他很尊重他們那種忠勇果敢和堅忍耐勞的精神。他能够用三言兩語向兵士們把任何一種思想解釋清楚，用有趣的笑話來鼓勵他們。

蘇涅洛夫這種深知兵士心理的知識，後來往往幫助他鼓舞自己軍隊去建立空前未有的勳功。

六年之後，即一七四五年間，蘇涅洛夫升擢爲少尉，並受任到殷格爾曼蘭步兵團中服務。他很歡喜到那裏去履新，可是防軍勤務及其毫無意思的那種機械式練兵制度，並不能使他滿意。蘇涅洛夫乃醉心於文藝，寫些對話式的文章。他迫不急待地等候參加作戰的機會。而這種機會終於等到了。一七五六年，歷史上有名的七年戰爭開始了。俄羅斯加入了這次反對普魯士的戰爭。

蘇涅洛夫奉命到作戰軍隊中去服務。起初，他擔任了掌管軍需和給養方面的種種職務，但是到一七六〇年初，他已被任命爲軍團參謀長，指揮這個軍團的是費爾莫爾將軍。

現在，蘇渥洛夫已在事實上碰見俄國軍隊底種種缺點了。將軍們大多數都是些庸碌無能的人，況且他們又只圖升官發財，竭力向權臣們承歡取悅，而絲毫也不過問俄國武器底成功問題。可是兵士們底勇敢堅忍精神以及某些年輕長官（如魯緬澤夫等等）底軍事才能，却保證俄國軍隊在這次戰爭中獲得了多次巨大的勝利。一七六〇年，俄國軍隊佔領了柏林。蘇渥洛夫是以志願軍人資格參加這次征伐的。

在柏林戰役後約一年時，蘇渥洛夫以中校銜受任為特別輕騎軍團參謀長，這個軍團是專為反對普魯士騎兵而編制的。俄軍將來的統帥在這裏受到了真正的戰鬪洗禮。蘇渥洛夫每次作戰，都身先士卒，以身作則，用自己的英勇果敢精神誘導兵士們向前殺敵，用不可遏止的大膽進攻行動把敵人嚇得膽戰心寒。他到處都來得及親身視察，凡是普魯士軍隊最少預料他來的地方，總有他在那裏出現。

有一次，他領兵去攻擊普軍一支護衛大批輜重的部隊。這次攻擊結果是勝利了，敵人退却，被俄軍俘虜的計八百人之多。可是蘇渥洛夫並不以此為滿足。還在當時他就已經抱有他後來簡括在如下一句名言中的思想：『沒有砍盡的樹林又會長大的』。於是他就跟蹤追擊，攻下了哥里腦城，結果把普魯士軍隊完全擊潰了。

蘇渥洛夫在哥里腦城附近受了兩處重傷，在聶加爾登戰役中險些被打死了。他曾多次瀕於死亡，沉溺河中，陷落在泥沼裏，受過幾次重傷，可是每次都只經過一個很短時期，他又很興奮而毫無倦容地出現於兵士中間了。

七年戰爭完結後，蘇渥洛夫被薦舉於女皇葉加特林娜第二之前，升擢為上校，不久後就被任為蘇

士達爾步兵團團長，這一團人駐紮在離彼得堡不遠的新刺多牙鎮上。

他很熱心練兵。蘇渥洛夫的練兵方法是與其他部隊中所採用的那種無聊已極的死板方法毫不相同的。年輕的上校並不力求外表上的美觀，而只注重於使軍隊領會作戰技術，培養他們的堅忍耐勞精神以及其他在戰鬥中所必要的種種體格上和精神上的品質。他教兵士和軍官們學會作長途的急速行軍以及利用天然掩蔽物的技能，教導他們挖掘戰壕，瞄準射擊，夜間戰鬥和白刃衝鋒的方法。「兵士們是愛學習的，但要學習得得當」，——蘇渥洛夫屢次這樣說道。他想使戰鬥的訓練要儘可能地預示着實際動作。

蘇渥洛夫教育蘇士達爾團至六年之久。年輕的蘇渥洛夫在這六年中間奠定的練兵制度基礎，現時在許多方面都是紅軍所遵從的。只研究戰鬥中所必需的東西，可是凡為戰鬥所必需的東西都要兵士們在與戰爭相近的環境中去學習，——這就是蘇渥洛夫的規則，他的練兵觀點，在當時說來，真正是軍事方面的一個革命。

蘇渥洛夫在訓練軍隊時，總是叫他們領會戰鬥中的最重要任務是消滅敵人。他說：「敵我者有死無生」。「讓敵人退走，便是失利；把敵人消滅，把敵人消滅，才是成功」。

當時要單靠只能射到八十步遠的步槍來消滅或徹底瓦解敵人，是很困難的。所以蘇渥洛夫特別注重於白刃戰鬥。他很重視俄國兵士的民族品性，而正確認為在白刃戰中是誰也敵不過俄羅斯人的。

蘇渥洛夫的練兵方法中始終都含有一種精微的心理推算，其基礎就是深知兵士底心思。蘇渥洛夫

用艱難的長途行軍來訓練軍隊，是要使弱者能與強者看齊。所以那些似乎已經疲乏無力的兵士，往往突然確信自己尚有力量。在行軍時養成的這種努力與強者看齊的習慣，是在戰鬥中也看得出來的。

一七六八年，蘇士達爾開拔到波蘭去作戰了。

在進行這次戰役時，蘇渥洛夫底勇敢戰術在蘭德斯克龍附近表現得特別明顯，當時他在這裏與一個很能幹的法國將官度穆累將軍所領帶的波蘭部隊進行過激戰。

度穆累把自己的軍隊佈置在沿高山斜坡掘成的戰壕裏，高山兩面又有森林掩護着。蘇渥洛夫走在自己隊伍前面，帶着三四百人的一支哥薩克前鋒隊伍逼近敵人陣地。實行這次衝鋒是不容易的，但蘇渥洛夫知道敵人軍隊是些沒有受過有系統訓練的非正規部隊，所以他就決定冒一次險，用哥薩克去衝擊敵人。

度穆累看見幾百個騎兵前來衝擊他那據守在戰壕內的大量步兵，只是聳了聳肩，置之一笑。但蘇渥洛夫作事，是有把握的。度穆累的軍隊遇到突如其來的衝擊，不勝驚懼，以為這種衝擊是暗中藏有詭計，頓時秩序大亂。哥薩克騎隊如高山滾石一般向他們猛撲，嚇得波蘭步兵惶惶竄逃了。這次戰鬥不過延長半小時之久。

一七七三年春，蘇渥洛夫被派到魯緬澤夫元帥指揮的集團軍中，該軍在多瑙河上對土耳其作戰。蘇渥洛夫此時已升擢為將軍，受命獨當一面行動。當時由他指揮的是一個有兩千餘人的隊伍。

兩軍各據大河一岸，相持不下。魯緬澤夫自度軍力太少，不堪渡過多瑙河去作戰，就祇限於對土軍實行點短促的襲擊。有一次，他給了蘇渥洛夫實行這樣一次襲擊的任務。

五月九日，正是俄軍這次預定去襲擊土軍的前夜，土軍却乘夜渡過多瑙河來攻擊俄軍。這次攻擊雖沒有嚴重結果，但是敵人發覺了俄軍準備襲擊的痕跡。顯然，土軍是會準備來迎擊的，所以許多軍官都主張把這次襲擊展期進行。

可是蘇渥洛夫却有另外一種想法。他不願把這次動作長期遷延下去，所以他爲不使敵人能够防備起見，便下令立刻開始渡河，幾乎是緊接着歸隊的土軍一齊渡河。

蘇渥洛夫也如平常一樣身先士卒。他雖腰部受傷，可是並沒有離開散兵線。

不管土軍如何兇猛抵抗，不管他們在人數上大佔優勢，而次日早上俄軍竟將土爾土凱城佔領。蘇渥洛夫把敵人倉庫破壞後，不得不回到左岸來，因爲當時要留在多瑙河右岸，就非在那裏把已佔陣地牢實鞏固起來不可，而統帥部却沒敢下這樣的決心。

不久後，魯緬澤夫命令蘇渥洛夫第二次去襲擊土爾土凱。蘇渥洛夫擬定了重複動作的詳細計劃，可是他在所指定的那天前夜，忽因瘧疾大作，臥倒下來了。他十分焦急地等候着這次戰鬪進程的消息。替代蘇渥洛夫指揮作戰的軍官們稍微嘗試了一下，就因恐怕冒險而決定展期渡河了。蘇渥洛夫聞此消息，不禁大聲叫道：『真丟臉！天啊！想起來，實在令人痛心！』。

蘇渥洛夫下令立刻實行襲擊，雖然他體溫已高到四十一度，但仍親身督戰。兩個軍官扶着他走，第三個軍官用洪大的聲音傳達他所發出的幾乎聽不見的號令。結果又把土爾土凱佔領了。蘇渥洛夫證明，襲擊進行得堅決的時候，總會獲得勝利的。

戰爭結果後，蘇渥洛夫回到了俄國，此後十三年中他都沒有受過什麼重任。可是，後來俄土兩國

的新戰爭爆發了。

第二次土耳其戰爭開始時，在俄國方面有着種種巨大的困難。當時俄國軍隊還沒有準備就緒，而其黑海艦隊又被颶風擊破了。土軍在黑海中佔有統治地位，正準備登陸。局勢十分嚴重。當時南俄集團軍司令波將金特把蘇渥洛夫召來，委任他指揮金布爾納方面的戰爭。而在這一帶沙灘上，敵軍登陸的可能性最大。蘇渥洛夫馬上就極力來進行鞏固這個區域的工作，可是當他還沒有來得及結束這種工作時，土耳其艦隊已突現眼前，五千個精銳的土耳其兵士已在砲火掩護下，乘着小船向岸上開來了。當時蘇渥洛夫手上一共只有三千人。雖然衆寡懸殊，但蘇渥洛夫還是決定不僅以實行擊退敵軍陸戰隊爲限。他決意消滅這夥敵人，給土軍一個嚴重的教訓，使他們不再企圖登到俄國海岸上來。

蘇渥洛夫知道，他部下的軍官們會覺得他這個計劃是過分冒險的，所以他就不向他們說明自己的計策。當時大家都感覺驚異，爲什麼他竟禁止向土軍陸戰隊開火射擊。他說：「各位軍官，今天是頗克洛夫節日，讓我們大家去做禱告吧」。禱告開始了，雖然時常有人來報告關於土軍登陸和他們漸漸逼近堡壘的消息，但蘇渥洛夫始終沒有動作。他想誘敵深入，而祇有當土軍接近堡壘跟前時才開始動作起來。他製定有一個反攻的妙計，一切都預察到了。一到指定的時刻，禱告停止，立即開始了極堅決的反攻，把土軍擊退，一直把他們追到沙灘邊上，可是俄軍在這裏遇到了土耳其艦隊上的砲擊。

蘇渥洛夫被流彈擊傷了腰部，失掉了知覺。當他甦醒過來時，只見土軍已奪得了主動權。統帥把兵士們鼓勵了一番，於是戰鬪又更加沸騰起來。後備隊亦已增調上來，可是蘇渥洛夫禁止動用他們，

這是他所慣用的手段。他等到敵軍極端疲乏的時候，再運用生力軍去作戰，決定勝負。到日落時分，蘇涅洛夫把自己所有的預備隊都調去參加作戰。土軍倉皇逃竄，只有很少數的人才勉強逃到自己軍營上去了。

蘇涅洛夫在金布爾納附近的勝利是俄國軍隊在這次戰爭中的第一次勝利。過兩年後，他又在福克沙尼附近獲得了燦爛的成功；再過兩月後，他又在雷姆尼克獲得了一次燦爛的勝利。在這裏蘇涅洛夫除他所派去拊制土軍的奧國部隊外，手上只有七千個兵士，居然擊潰了敵軍十萬零二千人。

一七九〇年末，波將金把蘇涅洛夫派到俄國軍隊所包圍的伊斯邁爾去。這個土耳其的要塞是當時一個最堅強的要塞。俄軍將領會議一致決定撤去對伊斯邁爾的包圍，理由是說，要用他們現有的步兵來佔領這個要塞，是絕對沒有可能的。此地俄軍只有二萬八千人，其中幾乎一半是沒有習慣於衝擊要塞的哥薩克，而防衛伊斯邁爾要塞的土軍却達三萬五千，更加上有強大的砲隊。

蘇涅洛夫於十二月二日到達伊斯邁爾附近，製定了一個衝擊要塞的燦爛計劃，並立即開始了衝擊準備工作。在八天以內，他教導了軍隊進行衝擊的技術，保證了物質上的供給，並使軍隊的情緒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結果，同是那個將領會議又一致決定要衝擊伊斯邁爾了。這次衝擊是實行得很好的。十二月十一日，俄國軍隊就把要塞佔領了。

對於蘇涅洛夫個人來說，這次燦爛勝利底結果是不愉快的。萬能的波將金恐怕英明統帥高陞，又對於他那種自作主張的舉動深感不滿，乃利用他自己對於葉加特林娜第二的影響來把蘇涅洛夫從軍隊中排擠出去。於是蘇涅洛夫就被召回來派到芬蘭去作鞏固要塞的工作，而這種工作是他所很少感覺興

趣的。

一七九四年，俄國和波蘭又開始了新的戰爭。波蘭軍隊在科修斯古巧妙的領導下，戰鬥得很頑強，很有組織。春夏兩季已經過去了；在冬季時候，戰事勢必消沈下去，而這是對於波軍有利的，因為他們正打算大大利用這個時期。當時也如在任何困難時候一樣，俄國政府就主張讓蘇渥洛夫。

是年八月，蘇渥洛夫帶兵五千出發作戰了。

在五天以內，波軍就一連被擊潰三次：第一次是在第文，第二次是在克魯普其察，第三次是在布列斯特。在這幾次戰鬥中，俄軍人數雖比波軍少兩三倍，終於獲得了完全的勝利。

蘇渥洛夫的英才靈量表現出來了。俄軍指揮部本來製定有一個很複雜的計劃，按此計劃，進攻是應當慢慢發展的。但蘇渥洛夫為進行全部戰役，却只需要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而且在這兩個月當中，他還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附近停留一月來等待增援的部隊。開到的增援部隊不過六千人，但蘇渥洛夫還是逕直開往華沙去了。

在科背爾卡城附近的茂密森林中發生了激戰。這位協同兵士並排作戰的統帥，命令前鋒馬隊用徒步戰去衝擊敵人。騎兵精通了他們所沒有習慣的戰鬥方式，結果便把敵人打退了。

到華沙去的道路打通了。

波蘭首都城郊的普拉加是一個堅強的堡壘，要衝擊這個堡壘是非常困難的。

可是在波軍中間發生了爭執。他們已經沒有雄才大略的將官（科修斯古已於不久前受傷被俘了），

而俄國軍隊則有蘇渥洛夫統率着。

一七九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俄軍開始衝擊普拉加城。

雙方戰鬥甚烈，但波軍很快就張惶失措起來，因受俄軍逼攻而狼狽竄逃了。進攻的部隊跟踪衝入城中。他們動作得十分兇猛。蘇渥洛夫不願引起無謂的犧牲，便把自己的軍隊停駐在維斯拉河岸上。由普拉加通華沙的橋樑，也按照他的命令拆毀了。這種寬仁的舉動使波蘭人甚為感動，他們給蘇渥洛夫送來了一個金質烟盒，上面刻有表示感謝的題字。

次日，蘇渥洛夫威風凜凜，進入波蘭首都。他極力設法，盡可能使波蘭人底民族情感不致受到侮辱；他禁止剝奪居民財產，而釋放了很大一部分被俘軍官，並竭力對居民給予種種幫助和優待。

蘇渥洛夫所獲得的多次燦爛勝利，在俄羅斯引起了興奮的熱潮，而使俄羅斯底敵人驚惶震恐。

葉加特林娜第二升擢蘇渥洛夫為元帥，任命他為波蘭總督，而他擔任此職至年餘之久。

蘇渥洛夫以寬宏大度和人道主義為座右銘。他本着這種原則施政，而博得了波蘭人民普遍的同情。可是他的政策在政府中却無人贊助。蘇渥洛夫從波蘭被召回來，受任為南方一個集團軍總指揮。

一七九六年春，他即駐節於土里清納城的行營中。

蘇渥洛夫生平的榮幸歲月到來了，此時他是一個獨立行動的集團軍指揮官，於是他就按着自己的計劃來培養了他所指揮的這個集團軍。在這個時期，統帥寫了一部標題為致勝科學的著名條例。

自葉加特林娜第二死後，情形大變了。帕維爾第一登基，立刻就開始使國家和軍隊普魯士

化。

蘇涅洛夫與帕維爾第一間意見上的根本分歧，立刻就暴露出來了。皇帝深信，步伐愈整齊，則勝利的希望也愈大。而蘇涅洛夫雖也相當重視軍容的嚴肅，但主要是關心於兵士們底戰術訓練。

帕維爾遵照德國人底觀點，認為兵士是一種簡單的機械。而蘇涅洛夫却要每個軍人都懂得自己的機動。帕維爾想要實行德國制度，而蘇涅洛夫却堅決擁護俄羅斯民族習尚，認為這種習尚切於實際和優越於德國制度。

——普魯士人，向來都遭受俄羅斯人打擊。究竟有什麼東西可以模倣呢？——蘇涅洛夫常這樣忿然說道。

他與沙皇的衝突日益加緊起來。而於一七九七年二月六日，帕維爾將元帥革職。不僅革職，並且迫令他遷居於很偏僻的康昌斯克村，禁止人們送行，完全不許和他們通信。蘇涅洛夫在這個「荒島」上度過了兩年的光陰。

帕維爾指望，年老的元帥會表示讓步，會請求把他從流放處召回而唯命是聽的。可是，他雖然身體有病，深以閑居為苦，却始終沒有屈服。帕維爾忍氣吞聲，第一步是把元帥召到彼得堡去，很朦朧地款待他，勸他再到軍隊中去作事。

但是蘇涅洛夫知道，皇帝是指望他會俯首帖耳，指望他會親手把俄國軍隊德意志化的。偉大的統帥拒絕了帕維爾的提議，又回到流放所去了。他的遍處傷痕的身體已不聽他支配。瘋癲病時常發作，他的生命似已從此完結。可是命運却等待他去建樹偉大的功業。

一七九九年，帕維爾和英奧兩國締結了反對法國的軍事同盟。主要的軍事行動在拿破崙從奧國奪去的意大利境內開展起來。奧國一個軍團和俄國一個集團軍須得在意大利戰場上同法軍撕殺。同盟軍總司令一職已決定由蘇渥洛夫擔任。帕維爾起初怕蘇渥洛夫不接受這個提議。可是大謬不然，蘇渥洛夫毅然應允，同意再來統率大軍，帶兵去與他所認為是最大統帥之一的拿破崙本人交鋒，而為俄國武器重增光榮。

帕維爾允許這次對於蘇渥洛夫決不加以任何拘束。年邁的統帥決定，開始就要堅持皇帝所答應給他的那種獨自指揮的權力。他到維也納後，拒絕把自己的戰役計劃通知奧國軍隊，而當他收到奧軍指揮部底計劃時，却隨便就把它一筆勾銷。蘇渥洛夫處處都着重指出他想要保存自己的完全獨立地位，而在待人接物和評斷方面始終是直言不諱。這種態度當然很難使他與奧軍指揮部建立好的關係，而奧軍指揮部又處處企圖用自己那些笨拙的計劃和指令來束縛英明統帥底行動。

蘇渥洛夫在維也納很少逗留，就到作戰軍隊中去了。他到達時，俄國軍隊正在征途中。蘇渥洛夫簡直認不出他舊日的部下了。他們都戴着塗有撲粉的假髮，行進時，步伐極端整齊，可是每天只走十一二俄里路遠。

不久後，軍隊的外觀就完全改變了。蘇渥洛夫取消了帕維爾所頒定的那種裝束，一切都簡樸化了，結果使全軍精神都為之一振，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個真正的軍人。蘇渥洛夫要軍隊每天步行五十俄里，亦如從前同他一塊行走時那樣，於是俄國兵士勇敢直前，風雨無阻的行軍精神，又使全世界大為驚奇。

奧國軍隊底情形却迥然不同了。他們甚至每天不能走過蘇涅洛夫所規定的行程之半。有一次，爲了加速行軍，蘇涅洛夫決定他們冒雨涉過一條小河。奧軍將官麥拉斯爲了這件事情，竟專門寫了一封憤激的書信給他。蘇涅洛夫用命令回答說：「我聽說奧國步兵過河時打濕了腳。誰若害怕傷風，就讓他留在家裏坐着，誰若願意在我指揮下作戰，那他就應當服從我的命令。」

奧國軍隊在蘇涅洛夫未到以前，已經與法國軍隊交鋒過，結果是很悲慘的，所以奧軍除服從外，也就無法可想了。

四月末，在阿達河岸上第一次同法軍交戰。當時法軍指揮舍勒爾將軍竟被擊東擊西的動作所驅。蘇涅洛夫起初下令在兩翼架橋，隨後却乘敵不測而在中央架起橋來，所以當法軍已調往側翼而未及察覺的時候，俄國騎兵已渡過河去了。

正在這個時候，聽說舍勒爾已由一個極有能幹的法國將官莫洛代替，對於蘇涅洛夫就遇到了一個勁悍能幹的敵手。

——打死一個騙子，是沒有多大光榮的，——蘇涅洛夫暗指舍勒爾這樣說道。——我們要把莫洛打垮，那就光榮得多了。

蘇涅洛夫乘莫洛尚未調集起他那些已經散開的部隊時，就把幾團步兵隨着馬隊開過河去了。同時他又下令在另一個地方渡河，結果使法軍不得不實行退却，其中有一整師人因被截斷而繳械投降了。

該師師長塞爾留略被解到蘇涅洛夫面前時說道：「你們若是攻擊我們已有準備的地方，那是不會

成功的，而你們却在不利於進攻的地方攻擊了我們」。蘇涅洛夫譏笑地回答說：「你說得完全對。當然，我之所以獲勝，就是因為我不知道軍事科學。請你原諒，我們俄國人打仗，不用刺刀，使用拳頭」。

同年六月，法軍大舉反攻。兩路分進合擊。一路由莫洛指揮，另一路由馬克多那爾指揮。這兩個集團軍共有五萬多人。蘇涅洛夫只有兩萬人。衆寡懸殊的情形，並沒有使他害怕，而他也就領兵去和馬克多那爾交戰了。

法軍向奧托所統率的前鋒奧軍實行攻擊，打算在俄軍到達以前把他們消滅。可是正在危急的時候，蘇涅洛夫忽然飛馳到了戰場。他帶來了四團哥薩克軍隊。法軍被壓退了。夜間，俄國步兵到達。法軍也獲得了增援部隊。早晨，戰鬥又開始了。在特勒俾阿河畔這次戰鬥中，是兩萬人的俄軍對抗三萬五千人的法軍。當時，甚至巴格拉其昂這樣的將官也報告說，再不能支持下去了。但蘇涅洛夫親自飛馳到了危急的地方，於是顛抖了的軍隊又勇猛衝向前去。結果把危局挽救過來了。

一共戰鬥了三天，迨至第三天快完時，忽然接到報告說，莫洛的軍隊從後方逼來，已進到只離一站路遠的地方。大家都主張退走，以免受到完全包圍。可是蘇涅洛夫說，他決不退走。『我們終究會把馬克多那爾軍隊擊破，然後就去對付莫洛』。結果正如他所打算的那樣，馬克多那爾軍隊受不住一連三天戰鬥的巨大消耗，開始退却了。退却變成了逃跑，逃跑比在戰鬥中所受到的損失更大：法軍在退却一日中，就損失了一萬二千人。

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克勞茲維茨關於這點寫道，即令蘇涅洛夫除了不怕包圍而決定繼續戰鬥的事實